

第十一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将军山

谢 雪

(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009 级)

岁月总是有回头的时候，就像一碗平安放在桌上的红烧肉，热腾腾的香气钻进人的鼻腔里，逼你去回味。岁月就是这种，黄金岁月更是如此。十年前的时候，围墙里的桃树刚长出鲜红的桃花，一个淘气的孩子把桃花瓣塞进了鼻子里。孩子他妈就捏他鼻子，让他用力呼气。

十年后，小孩已经是小朋友了。虽然他的成长饱经中国大地的摧残，但还是长大了。个子不高不矮头发浓密，新陈代谢倍于常人。大号熊猫人，行走脚步蹒跚如履月球。大哥哥被小朋友仰望，送吃送喝，在小朋友中人气声望相当高。大 D 头戴小军帽，眉心一点红，婴儿肥，傻傻天真的表情无与伦比。这张照片供于床边。每当客人来访，大 D 大谈当年的小破事。

因此，别人予以致命一击：唉……就是现在你不大像个人。

大 D 依然乐此不疲，曾经的花好月圆总是令人怀念。青春是美好的，富贵的小胖脸也难能可贵。

现在桃花开满了。小树成了大树，小朋友成了小朋友。青春无悔。

大 D 拖着行李箱站在桃树下，面对静静流淌的小河。他像叶子流走，在浆打的漩涡里沉下，浮起。大 D 并不忧伤，

反而倍儿轻松。

大 D 没有女朋友，也没有男朋友。但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不能挥去的影子。时光回到三年前，一个美丽的女孩出现。沧海桑田后，大 D 爱上了这不知名的女性。攒够了照片就彻夜浏览，吞吞口水。不到一米六的小个子，放在行李箱里都装得下。凤仙花汁染的指甲，晴朗如五月天一点暖。

秋儿有双猫儿眼，瞳孔能缩放。站在喷泉边并着脚，一手遮太阳照相。这是其中一张。艺术的手指喜欢创作，满脑子奇思怪想，准备随时第二天在另一个城市卖画。秋儿喝着咖啡奶昔，欣赏匆匆行人，手指敲着桌子，耳麦里的轻音乐把她拖到意识海的鱼群里。

至于秋儿姓什么就留下一片空白吧。秋儿，求儿。传闻秋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顽固不化，在生下秋儿后就给取了“求儿”的名。秋母是传统的江南女人，清瘦的风韵就像从宫扇里走出的美人。秋儿盘个髻也是最美的江南女人，活脱脱和秋母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，有一张她穿旗袍没有盘髻的照片，是第二张照片。

将军山是浙江境内不知名的小山丘。大 D 家离将军山不远，坐车一小时，爬山两小时，就能到达山顶一览县城全貌。树影婆娑中有一座香火很盛的将军庙，供奉王将军。王将军是唐朝副将，激战后寡不敌众掉下山崖。将军庙里只有衣冠冢，他的头颅被突厥人挑在长矛上邀功去了。山上有清泉，就像广大有福音的庙宇，清泉边有一块长满青苔的姻缘石。没有人知道从前站在姻缘石前的情侣已经有多少分手，有多少结婚后离婚，但姻缘石的传说不曾改变，上面压满了纸条，长短不一，颜色各异，字迹不同，由不同时代不同的男女许

愿而成。当地土著居民向王将军所求甚多，生儿子，做生意满堂彩，找女友……王将军救苦救难管事许多，死后也不得安宁，但听说有求必应。大D对秋儿的事情就求过一签。

天气风和日丽，清泉倒影蓝天白云。知了声在树上。供案上檀香四溢，大D低头匍匐在蒲团上虔诚地求了一签。在此之前，一起来的朋友全得了下下。大D求了三签，两签大吉，一签小吉，解得：远方所求必有得。秋儿这时正住在H市，是远方。

秋儿被大D想起，耳根发痒。黑暗中大D放大照片，摆正秋儿的嘴唇可劲地亲。手机灯光柔和，夜晚并不十分寂寞。照片里的秋儿目瞪口呆欲拒还休，被大D玩弄于股掌之上。见或不见只是缘分。缘分到了，该见到的自然会见到。缘分不到，见不到的还是见不到。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大D只能以照片度日如年，漫漫长夜里吸食“鸦片”不能自拔。

大D巴着眼，望穿秋水等了几年。见到秋儿的晚秋，大D的脸“刷”红了，努着嘴不知所措。红太阳落在树叶上，大D向一直想看的女人走去，内心澎湃不已。远看秋儿的小个子没有突出的身材，近看是一张年轻的娃娃脸，和照片一模一样。

大D所在的城市没有美丽的风景线，更没有江南的水汽，干燥的风直接把秋儿水一样的人吹伤了。大D带着秋儿压马路，逛洋鬼子留下来的别墅。意式街区充满了崇洋媚外虚荣心，路上的游客川流不息。一两个在咖啡馆拍婚纱的新娘，由惶恐的新郎陪着跑前跑后。他和秋儿坐在洋伞下的藤椅，秋天和煦的阳光照得全身懒洋洋的。大D、秋儿成双成对地站在撒尿的天使下合影，请路人甲照了张相。夕阳西渐，游人

留下长影子和人拥挤。

爱逛街的女人不好对付，秋儿一会儿进这个店一会儿拍照，大 D 一辈子也没走过那么多路，可陪喜欢的人逛街算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之一了。大 D 仰面倒在沙发上动也不懂就进入了梦乡，醒来时身上盖了一张薄被。窗外有稀疏的车轮声，他坐在沙发上看秋儿睡在不远的地方，黑发散落在雪白的枕头上。昨夜他们睡在一个房间里，距离不足五米。

经过一家狭小的饰品店，秋儿如平常没有放过。她挑了一串古色古香的念珠问：男人带这东西，会不会太女人？

大 D 略觉受宠若惊，摸着下巴的短须：好看极了。象征平安的东西带在身上会带来福气。

秋儿抿着嘴笑了，雪白的脸颊泛开一圈涟漪：那我买了，送给男朋友。

大 D 像被抽了大嘴巴，骤减 300cc 的血，白着脸差点休克过去。是真的男朋友，是爱来爱去、搂来搂去的那种。

三天一晃而过，秋儿临走在火车站从背包里掏出速写本，撕下一张素描递给大 D。大 D 把素描纸对折再对折放在上衣口袋里。画没有裱起来，用胶带纸粘在床边。画中的十字折痕清晰可见。大 D 的艺术水平一辈子也不会上一层楼。如果艺术有地下室的话，他就住在那里。

当代大学生是出名的狗仔部队。他们百般刁难，威逼利诱，严刑拷问大 D 三天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做了什么。大 D 被按在床上，杨先生捧着摆了三天的泡面剩汤准备灌进大 D 的嘴里，一个人龇牙咧嘴大喊，说不说。另一个人慈眉善目谆谆教导，坦白从宽。他们的水平进一级特务拷问组织恐怕也是翘楚。大 D 守口如瓶，在这个时候沉默是金。

当所有人都无计可施作鸟兽散后，大 D 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素描，用剪子剪下四段胶带，贴在床头。大 D 郁郁寡欢地平躺了下去，看交错的线条里一间间空荡荡的别墅。素描的署名是花体的 Q，也就是秋儿的秋。

晚秋凉意肆虐。手机里的照片还是天天看，多了一份悲凉。大 D 边叹气边看天使下的合影。上瘾的东西不能割舍。从不旅行的大 D 暑假来到了秋儿所在的美丽城市，H 市。秋儿领着大 D 绕了中国最美的湖三遍，坐船游荡了一遍。船关掉发动机飘在湖心，大 D 一手扶着船舷，一手摸着鼻子，遥看接天的水和高塔。塔的檐角有风铃，大 D 觉得能听到。

秋儿的学校建在水上，曲折的走廊贯穿各种艺术气息。走进后大 D 顿觉不适，晕头转向不知身在何方。秋儿的男朋友正等在走廊的尽头，倚着柱子插着手，瞧见秋儿来后，背从墙上弹起，脸上挂着似是而非的笑容迤迤走来。大武眉清目秀，一双手又长又白，谈吐彬彬有礼。粗略的介绍后，大武决定带大 D 看他敬爱的母校。大 D 眼睁睁看着大武拉起秋儿的手，走进狭窄的走廊。他被扔在后面，多少心有不甘都写在大武、秋儿背后看不见的脸上。

大武又决定带大 D 品尝 H 市的特产菜，以尽地主之谊。大武在交际场的游刃有余令困窘的大 D 又矮了一级。在大武先生的彻底打压下，大 D 终于鼓起的勇气顿时烟消云散，曾经的豪言壮志成了苦闷纠结的笑谈。

餐桌上，大 D 问：大武哥，平时有什么爱好啊？

大武：国画，你呢？

大 D 怪声道：撕画吧。

大武：你真有意思。

大 D：我不仅有意思，我还很可怕，眼睛里有二十把利剑，

心里的污秽沼泽能吞下大象……

大武笑嘻嘻说：我不信。

大D 讪讪道：信不信由你，走着瞧。

秋儿：大武，别理他。他打鸡血了。

大D：谁说不是呢？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表情，大块吃肉，大碗吃饭。付账的时，大D 坚持AA制，他怕到时候横刀夺爱会手软。

三天后，大D 和秋儿又转眼去了她的家乡，江南里的水乡。大武整天忙活在重要的工作里不能抽身陪秋儿，于是大D 和秋儿双双踏上了无聊孤单的旅途。

其实已经不能算是孤单了，因为一路有两个人。

刚跨出火车站，一个雄壮的肩膀突然抱住了秋儿。秋儿没有反抗，安稳地享受一刻温暖。大D 不明所以上去就要动手。怪男人却松开了秋儿，以怪异的眼光上下打量大D，似乎对长成这样的大D 意见很大。这一刻如此僵持。

秋儿说：这是我伟大的父亲。

大D 有点不相信眼睛，这么年轻这么魁梧的男人竟然是秋儿的父亲。大D 过了一会儿才缓过魂来道：伯父好。

秋父转过头去和站在一边的秋儿轻声说：这小子怎么这么傻！

他的音量显然不是在藏匿什么，大D 早听在了耳朵里，但他并不生气，脸上还是制造着浪漫天真的笑容。秋父一手扛起行李放在肩膀上，大D 在他背后目瞪口呆顺手也提起一个毫不起眼的行李箱。后来秋儿告诉他秋父是山东人，大D 才恍然大悟山东出大汉。

秋儿的家在青石板的街道上，青瓦飞檐小桥流水人家是

江南的门牌。秋儿的家就在小桥流水边，大 D 没想到秋儿口中美丽的家乡竟是如此的动人。傍晚的余韵在屋檐上一线流下，棱角分明的青砖上踩着一个一个匆匆寻找旅馆的有人。秋父和大 D 把行李放在前屋，大 D 抹了抹汗。秋母听到动静正从楼梯上下来。虽然脸上有一条两条的皱纹，但秋母风情不减，清瘦的脸庞和盘成的头发映照出温柔的江南女人。有这样的母亲，当然能生出秋儿这样的妙人。木地板发出吱吱的声音，秋母一步一步走下来。

“哎哟，这就是秋儿的男朋……”

秋儿急道：妈，不是。你也误会了。大 D 束手站在一边，装作什么也没听见。

秋父做了很多菜，摆了满满一桌。秋儿吃得相当开心，横扫一盘又一盘，和平日为保持风雅身材对美食噤若寒蝉的秋儿判若两人。菜的确美味，大 D 差点把舌头吞了下去。秋母对大 D：既然是秋儿的朋友就不要客气，秋儿最喜欢吃他爸烧的菜了。

大 D 咽下满口的菜后，喘气道：谢谢伯母。

秋父手指夹了一支烟却没有点起，只是眯着眼看秋儿和大 D 吃饭。秋儿的家里有好几间房间，秋母一收拾，大 D 就住下了，一间简陋挨着秋儿的房间。窗外是流水，水轻柔地拍在船板就像睡在游荡的乌篷船里。就是在这个地方，秋儿长大，学会说话学会走路，学会爱人，学会被人爱。大 D 失眠，辗转反侧在雕花的木床上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大 D 就被秋儿掀了被子，真的是从床上滚了下来。她说，清晨的古镇是原始的最真的古镇。一边说，一边推着踮着脚尖穿鞋的大 D 出门。街上空气清新，行人稀稀松松，没有多余的人烟，空荡的大街被江南的水汽所填充。

街道的风光没有被庸俗匆匆的人流变味，安静慵懒的居民刚刚开门。这才是安逸的江南，燕子巢居下的香土。秋父准备清淡的早餐，人已经不在家了。秋儿说，秋父开店去了，店就在不远的地方。

大D：大伯卖什么？

秋儿：胃口。

大D：什么是“胃口”，变魔术的？

秋儿清脆的笑声格外随意：是饭馆。

日近黄昏，秋儿和大D去了传闻中的鬼宅。鬼宅在翠竹里格外幽静，青瓦白墙中笼罩着压抑的气氛。大D的胆子不大就龙眼大经常吓得口吐白沫。鬼宅门口站着白无常，脚上缠着锁链，僵死的脸上笑容阴森。大D打了个寒噤，挨着秋儿战战兢兢走了进去。从进入大门的那一刻起，大D就觉得背后有凉气袭来，隐约中有人跟着。他几次转过去看，身后没有一个人，黑暗包围了视野，秋儿模糊的身影是大D当时唯一的依靠。

一个人白衣的吊死鬼突然蹦出，秋儿抓紧了大D的手臂，紧紧拽住，就像温顺的绵羊投进主人的怀抱。大D这个“伪”男人不禁飘飘欲仙，美翻了，只感觉秋儿手指的温度嵌进他的手臂，只知道大阔步往前走为秋儿开路，再稀奇古怪的神魔鬼怪也成了跳梁小丑。大D只恨路太短。

走到大街上见到阳光后，秋儿松开手，舒了口气：没想到你有时还靠得住？

大D眯着眼，骄傲地“嗯”了一声。大街熙熙攘攘，陌生人一浪接着一浪。大D似乎什么都有了，虽然只在那一刻。回到秋儿家已经晚了，摆了一桌没有重样的菜，秋父秋母都

在饭馆的油烟里忙着生计。秋儿、大 D 四目相对，灯光下像一场蓄意的烛光晚餐。

大 D：伯父似乎不是这里人？

秋儿：是啊，我爸来到这，追到我妈后就留下了。

二十几年前，改革的春风刚吹过大地，中国刚从煤矿里跑出来浑身煤灰，赤裸地站在世界人民的面前，向曾经不齿的花花世界学习。秋父背了一套摄影设备，为艺术献身徒步横穿中国大陆，在犄角旮旯采风。古镇还没有热起来，小镇空荡荡就像闹饥荒的胃。接着，秋父就来到这里遇到了秋母。当时相机是稀罕物，就像宝贝一样。小镇的人纷纷围观，秋父自然也成了宝贝。秋母让秋父照相，穿着修长的旗袍，安详地坐在雕花木椅上。小镇的风光里秋母淡然的目光飘过挣扎的劳动人民，盘着的头发在风中偶尔吹起发丝。窗户雕刻着据说是带子的神兽，青花瓷摆在不远的地方。水在流，或快或慢，或轻或急。

小镇在文革中逃过了一劫，这里的人生活太安逸，死活没有跟着红色浪潮东奔西跑这运动，那运动。不然整个小镇都要被拆掉，剩下一堆骨架和瘦骨嶙峋的小市民。

江南就是太安逸。

秋父说过，结婚前为艺术照相，结婚后为幸福照相。秋母带着秋父一路拍遍了古镇，一来二去就成了秋父的专职模特。秋母回忆，那个时候秋父不务正业就拿着铁疙瘩到处晃悠，自己小年轻不知不觉被骗了。秋父说，为了多见秋母一眼，天天郊区跑过来，等秋母家人出去做活了才在窗户下叫她出来。

等秋母的父亲母亲大人发现了这件事，怒发冲冠把秋父喊过来，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。秋母在一旁流眼泪，偷偷从

手指缝里瞧秋父。秋父豪爽地说，愿意照顾她一辈子。父亲大人母亲大人无计可施，只好把掌上明珠拱手相让。婚后，秋父开了一家饭馆。饭馆的生意并不好，正好糊口。虽然秋父在旅游中积攒了许多手艺，但小镇居民没有钱就没有人出来吃饭了，偶尔有几家家办白事红事的时候请秋父出来主持饭局，秋父的手艺至今被人乐道。

有钱后许多人来了小镇，小镇卷进了世界，世界见到了小镇。秋父的饭馆一下子就红火了，秋父分身无术，手上的艺术也耽搁了下来。结婚前为艺术照相，结婚后为幸福照相。秋儿生下来后，秋父又重新拿起相机照了许多照片。二十年后，秋父在北京办了小型的摄影展，摆出了二十几年前的小镇生活，淳朴的风格令人望而停步。老年人唤起了回忆，年青人痴迷了风光。

这是后话的后话。

大 D 三天就逛完了古镇，他想，不能在秋儿家吃白食就开始在厨房里打杂。大 D 洗碗，摘菜，到最后烧菜，简直就是拜师学艺于秋父。到了晚上，秋父、大 D 一起坐在沙发，哥俩从茶几上端起两杯茶，清茶的水汽迷蒙了眼镜，白雾又散开，他们吸了一口又放在茶几上，继续看电视。秋儿说，他们俩就像兄弟一样合拍。秋父说，秋儿最喜欢他烧的菜，决定倾囊传授给大 D 助他一臂之力。秋父毫不避讳大言不惭地说，不是看在秋儿份上，他才不会倾囊相授。等大 D 学会了几道小菜上手后，秋父就站在旁边盯梢点烟吐出一个接着一个的白圈。

十五天一晃而过，大 D 临走也做了一桌菜。秋儿横扫了餐桌，竖着拇指道：青出于蓝胜于蓝。

秋父道：我的辛勤培养下，怎么不会出高手？别夸他，

他是不经夸的人。

秋母：就爱瞎说，每个人烧菜都有自己的味道，味重的人放盐多，味淡的人放盐少。没想到我们家的秋儿还会喜欢上别人的口味，不得了了。

秋父不屑道：是啊，女儿总会找到别人家的……

大D离开时已有点舍不得了，舍不得眼前的这个小女人，也舍不得这片湿润的江南。秋儿和他告别，大D拖着行李回到风沙滚滚的北方。

室友感觉到了大D身上的不同，大D的感觉就像突然从心里开出了花，往日的土匪气里捎带一点君子剑。

“嘛玩意儿，咋感觉你身上怪怪的？”

大D闻了闻腋下，“没有，很香。”大D的一点改变只是一点，十五天还只是十五天。大D还是穿梭于各种忙碌，偶尔停下，偶尔夜深人静，他会想起古镇的早晨。他掂着鞋，拉着裤子从床上滚下来……

秋儿不知道在做什么？

大D毕业后，去了一家没有名气的公司上班，凑合着生活。一天他接着秋父的电话，叫他去小镇。大D就像小狗听话地过去了，他和老板说家里出了点事，就打包铺盖请了三天假。

到了古镇，秋父秋母都在，而且给他准备了一桌菜。

大D：伯父，有什么事？

秋父脸上堆满笑容，和气地说：先吃，先吃，吃完再说。

大D狼吞虎咽毕，有点急，问：到底什么事？

秋父：秋儿一年前分手了，一直没有找男朋友。

秋母：你能给秋儿打通电话，叫她回家吗？

大D：乐意之至。

大D拨通了电话，嘟嘟嘟……

电话另一端，秋儿：喂，谁？

大D：我。听出声音了吗？

秋儿：恩，当然能。

大D：我只是想问一个问题。

秋儿：我听着……

大D：如果你倒数三秒，我出现，你就做我女朋友，好不好？

秋儿：好啊。

秋儿闭上眼睛：一二三……你在哪里？

大D：傻瓜，我在另一个遥远的城市

秋儿：你耍我……

大D：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这三秒，是不是在等我出现，是不是想我出现？

秋儿：我不知道。

大D：你心里明白。快回家吧。我等你。

大D准备去火车站，等秋儿下来的时候，他会是第一个熊抱她的人……

可以坏一坏。